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36/PV.11
25 September 1981

CHINESE

大会

第三十六届会议

第十一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1年9月24日星期四上午10时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基塔尼先生 (伊拉克)
稍后 阿敬梅先生 (副主席) (贝宁)

肯尼亚共和国尊贵的丹尼尔·阿拉普·莫伊总统阁下的讲话

一般性辩论(9) (续前)

发言者:

塔尔先生 (巴巴多斯)

奇雷克先生 (波兰)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 3550室)。

81 62362/A

上午10时40分开会

肯尼亚共和国总统丹尼尔·阿拉普·莫伊先生阁下讲话

主席：今天早上丹尼尔·阿拉普·莫伊总统阁下要在大会讲话。

肯尼亚共和国总统丹尼尔·阿拉普·莫伊先生阁下经陪同进入大会堂

主席：我现在代表大会欢迎肯尼亚共和国总统丹尼尔·阿拉普·莫伊先生阁下，并请他对大会讲话。

莫伊总统：今年6月我的同事在内罗毕举行的非洲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第十八届常会给予我担任非洲统一组织主席的极大荣誉和重任，为期12个月。我曾荣幸地以非统组织主席的名义向最近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致词。在该会议举行前不久，我又有幸为今年8月在内罗毕召开的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主持开幕礼。今天，这些重大事务和工作刚过去，我非常荣幸地代表非洲在管理国际社会一切事务最高代表机构的联合国大会上讲话。

主席先生，我代表占联合国会员国三分之一的非洲独立国家向你本人、出席本届大会的杰出代表和联合国秘书长问好，并预祝审议工作进行顺利。

我愿意指出，非洲统一组织一向支持和忠诚遵循联合国的理想，和朝这方面迈进的具体工作。非统组织在处理人类事务时也遵照同样的崇高原则，而且同联合国一样，深信发展和人类前途所系的伟大事业必须以和平为基础。

主席先生，在我谈到别的事项以前，让我代表非洲和我国（肯尼亚）祝贺你荣任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主席的崇高职务。本届大会有许多非常重要的工作，同时，其中很多又是急不容缓的。而你经验丰富，才能出众，并且忠诚致力解决世界问题，因此，由你主持本届大会的工作，实在是国际社会之福。主席先生，让我向你保证，非洲国家一定给予充分支持。同时，我愿意说明，今年我执行非统组织主席的职务时必定与你合作。

(莫伊总统)

现在我愿意向大会卸任主席吕迪格尔·冯韦希马阁下致敬。韦希马先生执行职务时干练、灵活，而且通情达理。我相信，我向辛勤工作，孜孜不倦地促进国际合作和了解的韦希马先生致谢时，也道出了所有国家的心意。

现在我要借此机会，向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博士致敬。瓦尔德海姆博士全心全意为人类的幸福和前途服务，埋头苦干，尽忠职守。我知道，非洲国家觉得他亲切和蔼，学识渊博，平易近人，而且工作敏捷。我们很高兴看到他经常风尘仆仆到世界各地访问，亲自观察个别区域和整个国际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和机会。瓦尔德海姆博士现在同世界各地的领导人都很熟悉，而且巧妙地运用这种关系和卓越的外交手腕，为国际社会服务。

至于本届大会，我认为一年一度的会议不仅是这个国际组织的例行事项或工作，因而必须注入新的活力，提出新的意见，提高从前设置的种种方案的效能，并且落实以前无法实现的计划。本届大会将讨论许多非常重要的事项，有些我稍后再谈。主席先生，我深信在你的领导下，许多事情都会取得实际的进展。

首先我要谈到我的讲话的主体，南部非洲当前弥漫的紧张局势和情况。这个不幸地区的局势，是有组织和稳定的国际社会按照民主原则办事这个理想的严峻考验。这是一项严峻的考验，因为无论世界上什么地方发生威胁、蔑视或蓄意破坏民主和人权的事情，都会阻碍这个目标的实现，而这个目标的实现又是永久不变的总目标。

关于这个问题，我无意说明烦琐的行政细节，只想谈谈影响数十亿人类前景的重要原则。为了创造人类的前途，必须消灭阻止人类每一分子自由交往和作出贡献的一切障碍——无论是肉体上的、社会上的或心理上的障碍，这是根本的工作之一。而各国政府，必须相应开明地履行它的职责，应当发扬全人类的感情和相亲相爱的本性，而不应妄加扭曲。

(莫伊总统)

自从载于大会1960年12月第1514(XV)号决议内的《联合国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通过后，联合国在争取曾受殖民主义或种族主义束缚的领土的政治独立方面，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联合国这个性质和经验单一无二的全球性组织，在自由制度下以人类尊严为基石而成长起来。回想一下联合国的首要宗旨，其中就已确认，任何剥夺人权的现象都会危及全球和平。

为了应付这方面的一连串问题，非洲在一定程度上依赖联合国确实有效的世界性支持。当然，对联合国抱有这样的信心是完全合理的——这只是因为本组织旨在代表、协助和鼓励人类共同为自由和幸福而奋斗。我们高兴地看到，联合国组织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在《宪章》的范围内有效地履行其职责。可惜，在某些情况下，这个国际机构的目标和工作遭到一些国家的阻挠。

纳米比亚问题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我肯定地认为，就纳米比亚问题而言，杰出的各国代表并不需要我代为整理任何历史事实。大家都很清楚，这些年来，通过了许多决议、举行了许多会议、设立了许多机构，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履行我们受托执行的任务，即以和平方式使这块领土获得自决的基本权利。

但直至今日，尽管有了这一切决定和默默的努力，纳米比亚仍未独立。审查历史记录，不难看出失败的原因。但我认为分析过去远不如重估未来重要。依我看，大会必须以最认真最迫切的态度审议：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否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强制执行国际法和各项最高原则，或联合国是否能安然继续忍受软弱无能的拖累和一事无成带来的耻辱。主席先生，这当然是个无须回答的问题。大会只有一个选择，采取任何必要的步骤在安全理事会1978年第435号决议的基础上使纳米比亚实现独立。

在目前南部非洲紧张局势的大环境里，阻碍着进步的主要障碍，是南非共和国之外的力量所培植、支撑的军事组织。在对抗肆无忌惮所表现着的威胁与暴力中，联合国的确具有诚意，这是从来没有人怀疑的。但是联合国的宗旨及其种种努力总是由于虚伪和推托而没有具体成绩，结果使在南部非洲确立人权的工作毫无实际进展。

(莫伊总统)

因此，在本届大会期间，我们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与南部非洲局势有关的目标和障碍。凡是为自己和他人争取和平的人士、凡是承认地球上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应享有人权才是保证这种和平的基本要素的人士，包括南非境内的大多数人士，都严正地谴责了种族隔离制度。不过，经过了几十年的谴责和抗议，我们仍然面对着南非罪恶的、野蛮的种族隔离制度，其中包括完全剥夺政治权利和人类表达的权利。有时，情况恶劣到极点，往往要从字典中寻找能够表达出比憎恶更为强烈的感情的字眼。但大会不是剧院，因此，我不想详细发挥，还是把这个问题简化至最基本的程度来谈。

就总的影响和意义而言，种族隔离给一切文明人的良知带来极端的痛苦。种族隔离违反适用于人类尊严和行为的各项普遍原则，联合国是授权编纂和执行这些原则的。无疑，种族隔离公然冒犯国际法的最基本原则。事实上还有许多其他理由，但单就这三项理由而言，我们得出的唯一结论是，必需消灭种族隔离。无论如何绝不能与魔鬼达成任何妥协——而种族隔离不管从那一方面看都是魔鬼。

“消灭”这个字似乎经常会有某种特别的意义。因此，请容许我在这里阐明：非洲对于这个问题的明确责任，而事实上是全球对这个问题的义务，没有人会担心以暴力方式来加以履行。我们并不主张暴力。我们责备的是种族隔离制度，而不是生活在南非境内的人。此外，我们认为应以和平方式改变这个制度。但如果这些方法都失败了，我们还有什么选择呢？主席先生，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历史告诉我们，在某些情况下，暴力可能是唯一剩下的办法。

主席先生，我愿向你和各位杰出的代表保证，就整个问题来说，非洲统一组织已审查了一切可能选用的办法。事实上非统组织最近举行的首脑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已分发给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如果大会认为合适的话，可加以核可或通过。这些决议包括各种各样的策略和课题。

(莫伊总统)

举例而言，非洲统一组织对于南非肆无忌惮地侵略其邻近非洲国家的行为曾加以谴责。这种行为按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显为蛮横的暴行，影响范围很广，足以造成经济和社会的混乱。我本人认为，联合国大家庭的所有成员如今都应把自己视为与南非对抗的“前线国家”，宣告侵略者必将受到全人类的抵制。

南非四周的一些国家已就南非部队向它们发动侵略的行为报告了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最近的实例就是南非军队侵入并占领了安哥拉。这种行为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显然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

非统组织要求南非部队立即无条件地撤出安哥拉。主席先生，我们相信，本届大会除了支持这项要求外别无他途，因为不这样做就是背弃了联合国所代表的根本原则。

另一个实例就是我们重申了非洲统一组织过去的主张，认为应付南非局势的一个有效武器是使该国完全孤立。而每当某些国家同南非间的商业关系和运动上的联系建立、保持或加强的时候，这个武器的效用就受到挫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于最近某些国家同意继续与南非保持运动界的联系感到深深地遗憾。主席先生，你也知道，在体育运动的许多项目上，我们非洲人民作出的贡献和成就越来越大。事实上，如果运动本身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受到干扰我们都不会感到快慰。但是，看到一些国家通过运动上的联系，鼓励南非继续其蔑视世界舆论和公认的人类行为准则的行为，我们不能袖手旁观，不能不提出抗议或采取反对措施。

另一个虽然报道得不多，但危害更大的事情就是某些国家在经济上对南非政权的支持。关于这一点，我必须特别指出非统组织制裁南非的决议，包括全球性地禁止向该国供应石油。

我们都知道，过去大多数——事实上是压倒性多数——决心对南非采取经济惩罚行动的意愿，最后都在技术上遭到安全理事会否决权的阻挠。因此，现在我要再次提议大会必须对于这种程序和动机——允许否决权继续用来作为保护一个危害世界和平的国家的屏障的这种程序和动机——作为紧急事项加以考虑。主席先生，南

非的局势毫无疑问地，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直接间接地构成严重的威胁。

整个南非问题大半需要一般称为大国的会员国为了人类最高利益而履行其职责。这些大国全都庄严地宣称它们将忠实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和义务。因此，我们期望狭小的私人利益会居于次要地位，以便达成为全人类所订的各项目标。

整个南非问题的关键，在于一般所称为大国的会员国是不是向人类的长期利益负责。我说的大国就是指美国和苏联。如果这两个大国让我们从事发展，给我们经济援助，而不是因为我们弱小，没有武器自卫而来帮助我们，那么非洲将永远感激。在大会堂这里的所有的人，不论是白、黑、或什么肤色，都是人类一分子。我们都是上帝创造的。我们所代表的人民希望和平；只有和平能使我们繁荣。我们了解他们的话。我告诉我自己：任何人如果要贬损人类尊严，即使他是我的朋友，我也要对他直说：你错了。地球很小，实在没有地方让我们争吵。我们应该为共同福利而努力。有机会发展技术的人应该帮助没有机会的人。有一天我们也会发展起来，也会稍微提出一点贡献，但是不是象美苏两国在屋子里讨论全球大事的时候所要提供的那种贡献。外面的人在争吵、在互斗、在互相射击，还有些人则逃亡为难民，不能安居乐业；特别是我的非洲是这样。我希望人们都有理智，就事论事地讨论人类的种种问题。我呼吁两个超级大国协助世界维护和平。我们也许没有强有力的武器，可是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们在这里的人，以及后来者，早晚都要离开，但是我们应该在走的时候留下一个比来的时候更好的世界。超级大国都曾庄严申明忠实信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与义务。我们期望它们自己的人格会使它们约束狭隘的自利心，以期实现全人类的共同目的。

老实说，我常常不能了解这些大国在南非问题上的立场。它们曾保证“施加压力”以求达成一种解决办法；但是这一切保证实际都是空谈。这些大国事实上对于本身的这种必然会立即见效的影响力，明显地表示根本不愿发挥，甚至也不愿支持。他们对我们说，我们绝不应该想到或计划采取军事行动、或采取经济制裁、甚至

施加心理上的压力都不应该；相反地事到如今他们仍在劝告我们躺在舒适而不实际，但对他们来说正中下怀的缓和、宽恕、忍耐的靠垫上。我尊重本庄严机构内的灵敏度，但我必须敦促立即终止这种虚伪的态度。此外，我认为显而易见的是，不如此，则当所有要求和平与安定的人更紧密地团结起来的时候，国与国间的关系会迅速恶化，形成对全人类的巨大威胁。

我重复一次，非洲人民相信，一切民族一切国家都有道义上的责任维护最首要的人类尊严和人权的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是人类任何有价值的进化和命运的先决条件。如果有人否认上述责任的存在，那么至少他们应该有勇气把他们的观点说出来，让我们知道正义属于何方，罪恶在哪一边。我们非洲人民决心以任何方式摧毁非洲大陆上隔离和歧视的最后残余。这与联合国的基本目标相同，除非这个目标得到坚决而绝对的支持，否则，联合国将变为对人类所寄托的信心、希望和财富的一种愚弄。

现在我要简略地谈谈非洲一些政治事件所反映的其他问题。有些情况下显出了喜见的进步和希望迹象。关于上述这几点，我愿指出：谈判和最后的解决应该由非洲人民和领导去进行。我提到这一点是因为过去有许多问题由于外来的干预而变得更加复杂、更难处理。这往往成为意识形态上的力量斗争，但即使是好意的干预，也多半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首先，我要谈到尼日利亚共和国同喀麦隆之间最近的争执。这件事很有可能演变成非洲这两个毗邻国家间的严重冲突。令人欣喜的是，如今危险已经过去；我只需执行一项愉快的任务，即恭贺两位当事人的总统能够灵活地处理当时的局面，同意两国之间的边界争端应该在友好的气氛中解决。

第二是西部撒哈拉的困境已经持续了一段时期，但是我现在要高兴地向大会报告，在非统组织首脑会议期间，举行公民投票让该领土人民决定自己前途的道路最后已经打通。非统组织为这项任务设立了一个执行委员会，同时我要再次高兴地报

(莫伊总统)

告，非统组织八月底在内罗毕举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会议。该委员会将同联合国共同努力保证做好公民投票程序的设计和监督工作，使之毋庸置疑地完全体现人民的意愿。

再就是乍得问题。在乍得也采取了一些具体步骤，重新恢复和平与良好的秩序。非统组织已在这个范畴内宣布支持民族团结过渡政府，并同时重申彻底反对任何外来侵略阴谋。内罗毕首脑会议也认识到迫切需要协助乍得政府和人民进行他们的经济重建方案。

在非洲之角这个地区真正的经济合作可以给人类的发展带来宏伟的前途。因此，非常遗憾的是一段时期以来，由于冷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不断干扰，这个潜力没有发挥出来。不过，最近有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显示，人们已开始认识到共同的利益和机会应当将非洲之角的各个国家和人民以建设性的方式联系起来。

在这个背景下，我感到悲痛的是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之间的争端和冲突仍然持续存在。内罗毕首脑会议收到并核可了非统组织设立的斡旋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大家现在都热切希望和平时代的来临。如果双方都正式承认和执行非统组织关于独立国家主权、尊重独立时就已存在的疆界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基本原则，和平时代就不难来临和持续下去。

最后，在这个关于非洲的具体问题的标题下，我要谈一下非洲大陆的难民问题。今年四月在日内瓦举行的援助非洲难民国际会议以同情的态度审查了这个问题。目前非洲总共有约五百万难民，根源于动乱或压迫的恐惧感把他们赶出了家园。但是，光是数字并不足以说明无辜的家庭所受到的一切苦难，以及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

这整个危机——简直难以用任何更轻的措词——是非洲各国政府和人民本身的主要责任所在。因此，我们同联合国各机构和各非政府组织（包括非洲各个教会）一起，着手进行了许多方案，以在粮食、衣服、住所和医护等明显的领域提供直接的援助和救济，与此同时开展教育和训练项目。

在从事这项慈善工作时，我们需要并且感谢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援助。在提供这种支援时，国际社会及个别的援助者应该得到一项保证，即非统组织及其成员国认识到迫切需要果断地通盘解决最终的一道难题——消除非洲大陆产生难民问题的各式各样原因。

主席先生，在最后结束政治局势及其后果的话题以前，我希望表示我们对一些问题的失望——各位杰出的代表想必都有同感。这些问题虽经这个全球性组织作出了急切的努力和冷静的建议，但是却长期得不到解决。我还认为大会可就某些特定的例子，有益地审查一下为什么所作的决定和所通过的决议起不到什么效果。会员国一旦拒不履行《宪章》所规定的义务，就必须把它当成一件令人不安的非常严重的事件来看待。如果会员国无视或违反国际法的条款和原则，困难就会增加。但是，这些考虑还仅只是整个难题的两个组成因素而已。这个难题仍然是如何在避免触及国家主权这一重要概念的同时，以更积极的方式达成和执行全球协商一致的意见。

举例来说，在中东地区，显然所有国家，包括以色列在内，都有权享有安全的公认疆界，在这些疆界内，它们有权保卫和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自由地处理自己的内政。但是，同样的，巴勒斯坦人民也有权为他们自己讲话，在公认的国土内实现他们正当的愿望。如果巴勒斯坦人民没有自己的国家，中东地区就永远无法实现和平与安定。如果大家都能够相互尊重这些想法的基本要义，以人类的聪明，就不会找不到某种迅速的和解办法，用充分发挥人类创造性的进取心的全新时代取代那些物质消耗和情绪乖戾的年代。

我在这里要插进一句话。我前面说过，我们都是人类的一分子。我们肯尼亚人主张三个原则：和平、爱、团结。如果不爱人类，绝不会有和平。如果不爱人类，绝不会有团结。如果人们不彼此互爱，绝不会有彼此的了解和互信。大会可以通过一百零一个决议，但是如果没有互爱，就会毫无结果。我希望，如果我们都觉得是人类一分子，我们就都尊重全体人类。

主席先生，让我再举一个例子，它也是非洲主要关心的问题。这就是如何把整个印度洋地区维护为和平区的问题。事实上，基于在第三世界一个广大而富有生产力的地区加强人类发展基础这一崇高目标，联合国决议已对此作出了规定。但是，到头来大国间的军事冒险和意识形态对抗却似乎已经或可能正在侵蚀着印度洋和平区。我很想了解，我们非统组织的人也很想了解，到底大会对于这类难题，可能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或措施。这类难题的内容正是那么多国家和人民渴望实现作为人类进步支点的和平这一愿望，受到了几个国家的威胁。

主席先生，我现在要转而谈谈一些同非洲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关的问题。首先，我要诚挚地感谢那些曾经怀着正当动机支持非洲的发展项目的国家，它们使日益茁壮的全球人类兄弟情谊的概念和潜力增加了一整个崭新的方面。当然，在另一些例子中，有人曾经以一些似乎很吸引人的援助方案眩惑非洲，但其中的每一个附带条款都包含密密麻麻的条件。如今，人们实在应该普遍地认识到，殖民主义可以横行无忌的那一段不幸的、脆弱的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至今仍然有人固执地试图把非洲拴在所谓捐助国或施惠国的周围。

非洲国家认识到这种新殖民主义的危险。针对这种令人生厌的刺激，非统组织的一种反应是，在它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执行体制和经济基础设施后，现在下定了决心，要让非洲自己在全大陆的发展规划中发挥新的和主要的作用。关于这一点于整个七十年代进行了许多研究和谈判之后，终于在去年4月举行了一次特别首脑会议，产生了《拉各斯行动计划》。各位尊贵的代表都会记得，大会后来将这个行动计划并入了新的发展十年的国际战略内。

也许我应该就我们对非洲经济演变的基本看法再多说一点。多年前，当许多非统组织成员国正力图在取得政治独立的胜利后建立和稳定自己的地位时，许多经济

圈子中的人都认为非洲发展得差是无可避免的，唯有通过同以前的宗主国建立更强的双边经济联系——主要是通过财政援助、技术援助和外国投资，才能够克服这个问题。主席先生，我们不相信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我们知道，必须采取新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要以集体自力更生和整个非洲的庞大资源为基础。

这就是说，除了别的以外，许多旧的制度和方式都必须加以改变。例如，当我们进一步迈入这个新的黎明时代，非洲就不能再象以前一样，几乎完全依赖出口原料，而在资本货物和制成品方面又几乎完全依赖外国来源。为了实现一些这类基本的变革，我们正在我们之间迅速搞出一些影响深远的经济和技术合作措施。通过这种集体自力更生战略，我们将能更有效地调拨资源，扩张现有的企业、更好地利用管理技能，以及充分利用人力和物力促进迅速和多样化的普遍发展。

主席先生，我并不是说非洲不需要外来的财政和技术支援，也不是说非洲要将自己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离起来。但是，过去严重依赖外援和出口初级商品的战略显然不能使非洲得到真正的发展。例如，给予非洲的援助往往为低廉的出口价格和非洲进口品的昂贵价格所抵销。此外，新殖民主义的危险是明显的。基本上是由于这些原因，所以国际社会如果愿意帮助非洲通过集体自力更生进行发展的最有效办法是达成协议，早日建立一个就和平与稳定以及就经济公平来说比较有利和公平的国际环境。这基本上就是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主要内容。这个新的秩序将符合所有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富国和穷国、小国和大国——的最高利益。

主席先生，只有在这种国际环境里，财政援助和技术援助之类的努力才具有真正的意义。也只有在这种架构内，援助才具有它应具的性质，即旨在促进国际发展以利于所有国家的国际方案。有时候，有人要我指出这种促进真正合作发展的国际方案在哪几个优先领域内可能产生最深刻的影响。对此，特别是在短期内，我可以毫不犹豫地重点指出危急的粮食情况。非洲国家都知道它们面临着粮食危

机，也认识到它们本身的存亡和政治独立也都系于此。它们也认识到，有必要为这些问题寻求全面的解决办法，而且解决办法必须以集体自力更生为基础。国际社会可以通过支持非洲自己制订的措施和政策来帮助非洲克服这个严重的危机。事实上，非洲拥有大量尚未开发的自然资源，包括气候在内，可以进行多样化的农业发展，因此，目标应该是帮助非洲达到有能力大量向世界其他地方输出粮食。非洲目前出产咖啡、茶叶、可可和多种园艺产品。非洲大陆没有什么理由不能成为向世界其他地方供应肉类和谷类的一大来源。旨在促进这项目标的方案显然将同时有利于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种方案将是真正能促进国际发展的国际方案。

另一领域是制造业。就工业化而言，非洲是所有区域中最不发达的地区。虽然某些非统组织成员国确有在规模和多样性方面都不算小的一个工业部门，但是就整个非洲来说，扩展的范围和需要是无限的。所以非洲是人类努力的一个重要而有价值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内能够对国际投资作出迅速而有效的响应。希望真正看到各国对整个非洲工业发展十年提供坚定的全球性支援，并见到合理规划供应地点和最后产品。如果能在1983年内罗毕举行的第四次工发组织大会以前在这方面取得真正进展，则非统组织将感到极大鼓舞。这一方案将产生明确的国际利益。

作为对所提问题的第三个和最后一个答案，我认为另外一个迫切事项是整个非洲运输服务和设施的发展及各种交通的改进。这是全球和双边行动最受欢迎的另一个领域。世界各地前往非洲或将货物交运非洲都是很容易的。但是广大的非洲大陆缺乏良好维修的内部道路和现代交通以至交通常受阻挠。这种缺点必须克服，然后非洲境内的贸易才能兴旺，现在还没有开发的地区才能加以开发以及我所说明的集体自力更生才能掌握基本工具，从而发挥功能。所以，我要利用这个机会要求国际社会支援非洲运输和交通十年战略中已经订定的方案。

主席先生，一般所说的全球或国际经济是真正建立在长期的设想和安排上的，但是常常用来忽视生活的现实便是用米曲解生活的现实。这便是在我的发言的倒数第二段中我建议握要讨论的情况。

回想二十年或二十几年以前，我们大家都能记起当时所谓的“变革之风”，这股风特别发生在这段历史时期，对人类价值和关系的政治型态发生了极大的影响。我们经过了这样多的变化，已找到象“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等措词的根源，这些措词今天已成为我们常见词汇的一部分。

1950年代和1960年代政治理论和思想方面的革命有时可以自由表达，有时则通过斗争以力量来推行。不过，无论如何，每次这次革命发生后，很快地进入容易接受甚或乐于接受的阶段。尽管世界有许多明显的缺陷、动荡不安，但世界前途是令人鼓舞和有希望的。世界在前进，有一批新的人物出现，显有希望建立一套新的规则。但唯一缺少的是远见，这是最可悲的。因为我们必须看到如果经济关系没有重大的变革，新的比赛必然变成混乱，因为比赛的场地一定会逐渐被破坏。

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出现分享、分散，也没有在区域平衡方面有所进展。从1960年以来经济制度的演变来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被视为廉价原料的产地和制成品的市场。这不仅使从独立之前便明显承受下来的各项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甚至更加恶化，而且使发展中国家日益更经不起严重影响着各发达国家的经济趋势和压力的冲击。

对全球现实情况的分析一年一年地更加精确周密了，而且情况总是越来越不妙。有这类分析作为根据，力求有所挽救的各项努力，更加迫切、更加坚持不断了。大会于1970年宣布的第二个发展十年，其设想不乏明智之点。人们盼望着在这一总的号召下，世界经济关系可以得到合理的改组。但是，实际成果微乎其微。接着就是辩论和谈判前面提到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但是，迄今为止，整个国际社会和许多特别会议为达成和推行这一明智而实际的理想所作的努力，并未取得成果。因此，就在此刻，人类的一点光明希望仍然受阻于混乱和不均而不得实现。

有人说，原因在于发达工业国家缺乏支持贫穷国家取得发展的政治决心。以我之见，更令人惊奇的现象是明显地缺乏远见，对于简单常识熟视无睹。没有人会真正相信，某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所包含的制度、态度和规定，竟然是弱者为了削弱强者而设计出来的一种阴谋。这一新秩序有利于全体，是再明显不过的事。

(莫伊总统)

主席先生，在我们居住的地球上，各国和各人类社会完全都是相互依赖的。现有的整个制度，不但明显地存在着不平等，而且实际上也是极不完善的。当存在着如此高的通货膨胀率和北方国家如此多工厂的生产力施展不开、如此多劳力无所事事的情况下，先进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又怎么能受益呢？当南方国家存在着那么多没有开发和毫不发挥作用的自然和人力资源的情况下，先进和发达国家又如何能受益呢？人们又如何从浪费地使用资源中受益呢？当工业国家愈来愈倾向利己的保护主义，而同时又往往通过如国际货币基金这样的多边组织坚持更多地开放处境不利的国家的贸易时，又如何能受益呢？当由于缺乏全球经济的观念和缺乏任何有目的的协调而从不实际地注意人类的主要问题时，又如何受益呢？当现有的经济模式结果总是毁灭人们一切和平的希望以及为和平的祈祷时，又如何会有任何一个国家或社区会受益呢？

继上月在墨西哥举行的二十二国外交部长会议之后，下月将举行最高会议，其目的是先进国家和不太发达国家集团之间进行对话。如前所述，这次最高会议的任务是就某些关键的协商问题达成某些谅解，然后才可能由大会进行辩论并变为有效的过程。本世界讲坛的工作从未包含过比此更加重要的责任。

在结束这段讲话时，我愿作这样一种与将来的对话有关的相当怪诞的说明。几十年来，人们经常重申这样一种完全属实的事实，即我们都愿意说的，没有北方国家南方国家是永远也不会先进和繁荣的。但是，如果把各种因素和标准都加以考虑的话，这种说法还有它另外一面。没有南方国家的话，北方国家根本就不可能生存下去。

主席先生，我听说有一种叫(欧)旅鼠的动物。到一定时候，它们会大量群聚到一起，从悬崖峭壁上跳下大海，进行集体自杀。有时候我很想知道人类是否会更明智些，或者会希望有任何更加崇高的出路。

我曾经说过，我们生活在一个小的，并且在很多方面是个脆弱的地球上。它有

(莫伊总统)

限的生命层靠相当微妙的平衡和周期来维持正常。只有它才能维持人类生命。我们在这个星球上就象(欧)旅鼠一样的生活着。这是个比喻。氧气对我们来说是生命攸关的；但是我们却常常破坏这种现象和水流系统，造成湖泊和河流的淤积或污染。

土壤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由于作法不当，每年有大量表土流失，造成更严重的土壤侵蚀。这种流失在可见的将来是弥补不上的。植物层对我们是必需的；但是我们却在不断对其进行破坏，使沙漠不断扩大。自然增长和腐蚀的过程对我们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我们随便利用有毒化学药物影响了这种过程。野生动物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生态的多样化，生活就失去趣味；但是我们却开始毁灭或抛弃一切其他生物。

人类在盲目的摧毁和破坏自然环境，因此更加深了人类的危险，而这种危险又常常被人们无法摆脱的更加引人注意的经济困难和缺点所掩盖。所以，如果我们不愿作旅鼠的话，就必须依靠人类所具有的智慧 and 理智进行一次新的革命。

主席先生，当代领导的心胸绝不能非常狭窄。因此，不符合普遍进展和满足这一基本概念的国内成就或满足，都是毫无意义的。曾经被认为不实际或者甚至是不理想的所有人类社会完全相互依靠的情况，现在却成了一种绝对不容持保留态度的现实。这样，观点就起了变化。通过当地领导的努力和使联合国富有更大的权威和生命力，整个世界必须跳出小圈圈，进入整个人类的广阔天地。

已经出现了令人鼓舞的迹象，即国际社会的领导人已经认识到，显示危机的个体分散警告信号包含着带有世界组织有效动力的性质和规模的对策。最近联合国组织的对环境、粮食的前景、就业、水力资源、沙漠化问题、人类住区问题和可再生能源问题的审查，就突出地显出了这个特点。但是，这些作法都是小心翼翼的。看法不一致，缺乏合作，且而执行情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时间在向我们挑战。

因此，必须使世界上所有的代言人共同明白，领导不只负有重大责任，而且负

(莫伊总统)

有一种新的责任——不是对选民的责任或者对党的机器或一种思想目的的责任，而是服务于人类的责任。在这个已经被任意掠夺资源和无益的经济上的不公平带到灾难边缘的地球上，只有这种献身于人类的概念才有可能为人类的命运争得一些光彩，使它最终为人们所敬慕，否则将后悔莫及。

主席：我代表大会感谢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肯尼亚共和国总统阁下刚才的重要讲话。

肯尼亚共和国总统丹尼尔·阿拉普·莫伊先生阁下经陪同离开大会堂。

议程项目9 (续前)

一般性辩论

塔尔先生 (巴巴多斯)：主席先生巴巴多斯代表团也要祝贺你当选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主席，主持本届大会的工作。

1980年代这个十年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险象丛生的十年，而且无疑地也是最为关键的十年。世界经济处于危机之中。各国的通货膨胀情况，无论富国还是穷国，都象脱缰野马，直线上升。由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出现衰退，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也在走下坡。1980年世界经济的增长率大幅度减慢。1981年的经济情况也不能使人感到欣慰，从政治局势来看，无论是目前情况，还是今后的预测情况，都同样不能令人感到振奋。由于世界各地暴力横生，各国领导人认识到，必须谋求解决当前的各种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

主席先生，我们希望在你的领导下，能够解决那些使得我们国际社会一筹未展的问题，制止国际局势中许多令人不安的趋势。

我国代表团要把我们对卸任主席吕迪格尔·冯韦希马尔先生所做的工作的感谢列入记录。他切实认真地处理了联合国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包括那些威胁到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种种问题。

今天，我们送别了一位来自北方的主席，迎来了你这位来自南方的主席，我国代表团不能不又想到南北双方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天壤之别。我们看到，虽然为了解决南北合作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做了多次努力，但迄今收效甚微。发达国家对南北合作采取了一种玩世的态度，而且没有政治意愿，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就是勃兰特报告的下场。这项报告对于解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提出了有益的蓝图。但是现在这份报告却在北方各国的总理公署被打入冷宫。

必须在近期内就南北合作取得重大进展，否则南方各国人民仍将继续在贫穷、

饥饿和疾病中挣扎。因此，我国代表团对美国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继续减少对发展中国家世界的援助感到遗憾。

现在可能是提出警告的时候了，如果大规模的失业、贫穷和饥饿长期继续下去，势将毁灭我们今天的国际社会。第三世界不会单独倒下，灭亡了事。要不大家同吃、同干、同富，要不大家一起灭亡。现在到了发达国家该重新安排它们的轻重缓急，提供更多的外援，帮助减轻发展中国家人民的苦难的时候了。

巴巴多斯大力支持了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所通过的决议，要求就原料、发展、能源、贸易和金融体制各方面的国际关系，举行全面的谈判。巴巴多斯自己，在资源许可的范围内，已着重贯彻执行了这样一些政策，诸如适当经济管理政策，改善贸易关系政策，发展新能源政策，以及更为公平地分配其资源的政策。我们深信，如果能够致力保证社会正义，才更有可能实现经济发展，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每个国家的全体人民才能相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经济增长率普遍地降低了，只要看看下面情况就可了解：全世界的生产1976-78年的缓慢增长率是4.7%，而到1979年则降到3.8%，到了1980年就只有2.2%。

从各项经济指数来看，1981-1982年的前景更为暗淡。世界银行发表的世界发展报告警告说，如果世界经济不能改善贫穷状况和扩大国际贸易的话，那么，到2000年，世界上将有二亿人处于绝对贫穷之中。但不幸的是，种种迹象表明国际贸易非但不会扩大，保护主义的倾向却会越来越趋严重。我们将是这种情况的受害者。我们各国经济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是众所周知的，因此无需我在此赘述。

我们与其它发展中国家一起已多次强调，任何违背了1982-1986年第3个计划周期的普遍性原则而企图纠正世界经济病因的努力都必定要失败。因此，对于自己关起门来主观地给发展中国家分门别类的这种做法，我们深感忧虑。

可是，世界发展报告正是这样做的。该报告仍然沿用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

值和人口多少来作为分配资源的基本标准，这样做，严重不利于象巴巴多斯这样的小国。

这份报告说：

“不幸的是，对第三世界的援助量不可能增长，而这种援助目前已经严重地偏向于中等收入的国家。将优惠性援助从中等收入国家转到低收入国家是重要的，其重要性不亚于增加总援助量。”

这是一种不详的说法，预算着发展中国家将越来越不容易得到必要的使它们经济起飞的援助。但有一个解决办法，勃兰特报告曾提到过它。该报告中说：

“如果每年的军事开支减少百分之零点五，这笔钱就足够支付增加粮食生产的一切必要的农业设备，而可使粮食不足、低收入的国家在1980年达到自给自足。”

对于所有这些国家来讲，只有增加发展援助，别无它途。1979年不产石油的国家经常帐目逆差总额是430亿美元，它们的积累债务共达3,300亿美元。同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属下的发展援助委员会各成员国向这些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净额却下降了。1960年代晚期这种援助是占这些成员国国民生产总值的0.4%，而1978年却降到0.3%。有些发达国家已达到了国民生产总值0.7%这个拟定的目标，因此应对这些国家表示赞扬。

这份报告指出，1980年代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将是设法适应外界条件的艰难的十年，报告并建议第三世界国家应面向世界，按照国际价格，促进出口，发展进口取代工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确实曾力图发展工业来取代进口，但由于基础结构方面的一些固有的弱点没有达到目的，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它们的基础弱，因为它们本身的市场小，而且先天不足的是技术基础结构差。因而产品质

量差，而价格却比国际市场上同类产品高得多。*

这种进口取代政策不仅效果不佳，而且同时也忽视了农业的发展，结果给世界人民，特别是发展中世界的人民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现在人们都承认，这项政策没有达到平衡国际收入的目的。40年前拉丁美洲国家的外债是860亿美元，而今天是700亿美元。

今天，世界已成为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任何国家想闭关自守实现经济自给是不可能的，但是虽然各种事实俱在，显然人们并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一点。在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期间，对国际经济结构中一些根深蒂固的不平衡现象，曾找出了几种可能解决方法。一些数量上的指标目前虽然已达到了，但社会方面的一些目标并没实现。

对于大会上届会议通过的第三个国际发展战略，巴巴多斯象很多国家一样，欢迎有这样一个机会重开一页。这项战略规定了包括各项现实目标和指标的明确构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所承担的各项责任和义务应成为我们改革世界经济秩序的主要支柱。

我们还认为，应该提倡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集体自立更生和各级经济合作，特别应该强调进行区域性合作。在这方面，巴巴多斯将继续尽一切努力与加勒比地区各邻国实现经济一体化，并与区域其它国家人民进一步发展经济和其它方面的联系。

我国代表团是来自加勒比地区的一个面积虽小但勤劳自豪的国家。我们的人民爱好和平，乐观进取，并且极为民主。我们支持各国平等的原则和联合国普遍性的原则。我国总理五年前曾在这个讲台上说过，我们这个加勒比地区的岛国人民处于历史的承先启后时代，也是位于各种外国文明交汇之地。

* 副主席阿歇梅先生(贝宁)主持会议。

(巴巴多斯)

今天当我们抬眼眺望加勒比海，眺望我们南边的兄弟姐妹，我们不禁痛苦地意识到，历史、政治、经济和各种外国文明的交融似乎是要否认这个群岛各岛国的和平发展，否认我们大陆邻国的和平发展。

我们深切关注两个主要超级大国在这个地区的公开争夺。莫斯科和华盛顿选择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内部冲突来做为它们的战场，这是很不平的，也是令人感到可怕的。我们重申，我们决心要让加勒比区永远成为一个和平区。巴巴多斯认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问题应该由这两个地区的人民来解决。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成为主要动乱地区出现世界议事日程上是很忽然的。我们目睹了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国内的冲突给这两个不幸国家的人民和经济带来了灾难，因此我国代表团再次呼吁两个超级大国尊重它们亲手制定的《联合国宪章》的准则。

正是由于超级大国怀有种族优越感和新殖民主义的野心，因此它们才认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人民不能自己解决它们的问题。加勒比和拉丁美洲获得了政治独立和国家主权，这说明了它们反对任何强加于人的解决方法。

我国代表团不敢讲自己有什么非凡的能力来预见世界上各种似乎难以应付的问题如何得以解决。而且的确，我们也不敢幻想，这些问题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但是，我们认识到，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由于现实政治占有重要位置，因而产生了其首要的推动因素。

最近已制定出了种种计划，却使加勒比和中美洲各国的经济恢复生机，推动这些国家取得所谓的“持续的经济发展”。我国代表团欢迎对这个区域的资本援助和其它发展援助，但我们必须提请注意的是，这些援助的基本目的应是真正帮助这个地区取得顺利的经济的发展，而不是促进某些外部国家的安全利益。

制定任何有关加勒比和中美洲地区的计划，自始至终都应有这个区域的人民参加，有本地的财政机构参加。这样就可以避免对这个地区的问题产生任何强加于人

(巴巴多斯)

的解决方法，也就不会产生不利的社会文化影响及政治上和社会上的恶果。

1980年代这个十年是艰巨的十年，矛盾重重的十年，怀疑丛生的十年。一方面，由于科技的发展，我们冲出了无知的境界，对我们生活的环境以及我们自己都有了更好的了解。改善人类生活的质量大有可为。另一方面，人们又好象并不非常希望去认识和很好地掌握科技能力，来大大改进人类的生活条件。

一种无情的讽刺是，人类好象意识到，它必然的使命和最终的命运就是毁灭自己。虽然会议不断，发言滔滔，机构庞多，但这些都未能能在停止军备竞赛方面取得实际进展，也没有能缓和各国间的紧张局势。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仍然渺茫。不断膨胀的核武库布下了长长的阴影，时刻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

不能孤立地看待构成南北对话基础的精神经济与社会问题，而应该将它们与军备竞赛和不断增长的军费开支联系起来看。在一片紧张局势下，各国是无法实现人民的合理愿望的。只要储存着巨量的军备，就不会有和平与安全。

当前，世界上又开始了新一轮危险的军备竞赛。由于各国都认为，必须掌握更尖端的武器，因而军备竞赛变得竞争性更强，更加复杂而且更加迫不得已。20世纪一种令人伤心的矛盾情况是，一方面第三世界各国的经济受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衰退的冲击，而另一方面这些第三世界国家却将它们国民生产总值的12%花费在购买武器上。这突出地体现了人类所谓的明智，所谓的能够安排轻重缓急。

由于缺少必要的政治意志，不能采取国家政策和实施适当的战略来建立国家间的信任，因而造成不断将稀少的资源花费在军事开支上。今天宣布要开始新的回合减少核武器会谈，这使世界感到有了一线希望。滥用世界资源的严重程度以及人类迫不及待的需要与那种拖拉勉强的反应之间的矛盾都是极其明显的，无需我在此赘述。只需这样提醒我们自己一下，我们花在自取灭亡方面的钱要比可供世上穷人为谋生所用的钱要多。

1980年两个超级大国的军费开支占世界军费开支的58%，这是个不可否

(巴巴多斯)

认的事实。如果再算上它们各自盟国的军事开支，那就占去了80%了。一般讲，军费开支会造成通货膨胀恶化，国际收入出现逆差。必须记注，军事开支越大，通货膨胀越严重，而后果就是缩减对发展中世界的外援。对于军备竞赛的威胁与日益严重的经济、社会和安全方面的危机之间的相互关联，我们视而不见，这是危险的。

五个核大国，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对于维护和平与国际安全负有特殊的责任。因此它们应该协助联合国实现全面彻底裁军，使得一个似乎渺茫的希望变为成功的现实。

我不得不感到伤心地说，有意地回避非洲大陆所面临的一些严重而紧迫问题的这种做法，实在是不光彩的。对于种族隔离和纳米比亚问题，话已说得够多了，但是实际行动却是太少，而且甚至根本没有想有所行动。自从大会第一届常会以来，纳米比亚和种族隔离这两个问题就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成为辩论的主题。而且在安全理事会以及一些特别会议上也一再讨论这两个问题。

大会和安理会通过种种决议，特别会议制定了种种宣言。这里没有一个代表团会公开站出来捍卫南非，为它坚持种族隔离这个不人道的制度辩护，或为它占领纳米比亚辩护。而且，早在15年前，联合国就已宣布，南非占领纳米比亚是非法的。

但是，就在这个十年的第二个年头，这些国家中，却有几国要求慢慢地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却有几国不愿断绝与南非有利可图的经济关系，在对南非实行制裁问题上躲躲闪闪，它们想让我们相信，它们之所以这样做是怕伤害不幸与南非接壤或会被南非包围的非洲国家。

换句话说，这些国家非常关心前线国家的命运，因而它们必须支撑南非的经济。它们非常关切安哥拉需要得到民主，因而它们可以无视它们自己的决议，继续支持非法占领纳米比亚。

巴巴多斯政府和人民得知南非羚羊橄榄球队将按原计划访问新西兰，对此我们

(巴巴多斯)

感到失望。但由于很多国家不仅表示反对这次访问，而且曾采取行动设法阻止它，或至少使它难以成行，我们的失望情绪多少也有所安慰。我们特别感到高兴的是，对此，英联邦中一些历史比较长久的成员以及许多新西兰人所采取的立场和行动。

我并不想对某些国家发号施令，而正是这些国家几百年来都是对别人发号施令，都是操纵世界上较弱小国家的历史发展。我不想对它们说应如何结束纳米比亚和阿扎尼亚千百万黑人的苦难，这些黑人在他们的祖国成为人质和俘虏。

对于该做什么和必须做些什么，这些国家同别人一样清楚，而且比许多人更清楚。不应允许比勒陀利亚非法种族主义政权继续无视于国际社会所做出的集体决定。我呼吁，联合国今天就结束这种纸上谈兵，团结起来，争取在我们在此召开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之前，迅速地使南非政府清醒起来，屈膝就范。

现在我再讲一件我国政府感到非常义愤的事。这就是雇佣军问题。大会的两届会议都涉及到这个问题，但是都没有取得任何明显进展。

对于一个较小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即使是天下太平之时，自卫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了，因此对于这样的国家来讲，能否做到采取联合一致的行动对付雇佣军是有极为重大关系的。这里我只需举这样一个事例就够了：一帮法西斯主义冒险分子，包括三K党的一些成员，曾对多米尼加联邦策划阴谋图谋不轨。

巴巴多斯将继续尽一切努力，争取早日制定一项反对招募、利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的公约，并将促请各有关国家不仅参加这项工作，而且要在公约具体成形之前就开始贯彻公约的精神。

我们对于最近中东事态的发展极为关注，近来的发展似乎使得合理解决这一问题的希望更为渺茫。我们希望，这个地区的作用者和其它地区的反作用者都能高瞻远瞩，不要只顾自己狭隘的利益，应该争取保证这个区域的和平与安全。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通过一项决议，要求管理国使伯利兹于1981年12月31日前取得独立，并要求管理国尽一切可能保证伯利兹独立后有效地生存下去。

(波兰)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在伯利兹、联合王国和危地马拉进行了一系列谈判后，决议的条款正在贯彻，三天前伯利兹终于获得了独立，而且明天——我们希望如此就将加入联合国。巴巴多斯为伯利兹人民感到高兴。但高兴之余，还觉有点遗憾，因为伯利兹的邻国尚未承认它的独立。

我们呼吁，这个地区的各国应普遍支持伯利兹，必须尊重它的领土完整和主权。我们希望，除了那些已经通告周知的步骤以外，我们无需再采取任何其它步骤。

上星期，我们很高兴地欢迎瓦努阿图加入这个世界大家庭。这届会议的后期，我们可能有幸欢迎另一个国家，加勒比岛国安提瓜。这些发展都证明，联合国在解决那些似乎难以驾驭的问题方面不断地取得成绩。巴巴多斯政府相信，联合国有能力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影响世界舆论。让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使这种信念长存于世。

奇雷克先生：你当之无愧地被选任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主席这个既崇高而又责任重大的职位，我们谨向你致以真挚的祝贺。

我还要借此机会向上届主席吕迪格尔·冯韦希马尔大使，对他主持第三十五届会议之事务，表示致敬。

我要对我们联合国组织的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博士，表示我们衷心的感谢，感谢他忠心耿耿和不屈不挠地致力于巩固国际安全和促进和平合作。

波兰是共同创立联合国的一员，它坚持不渝地主张解放所有附属地和殖民地国家和人民，故波兰欢迎联合国的第155个会员国——瓦努阿图共和国，并祝瓦努阿图人民在发展其国家地位方面一切顺利。

主席先生，

第三十六届会议是在新的十年的第一个年头召开的。这一个新的十年将要为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崇高宗旨和原则作出努力。去年结束的上一个十年，将作为这样一个时期进入历史，在那个时期里大家都辛勤努力地争取改善世界上的政治气氛，争取开展国与国之间的范围广泛的对话和全面的合作，在那个时期里大家都在建造

(波兰)

着缓和的物质结构。正是由于过去的十年和过去几十年的努力，所以1980年5月的《华沙条约缔约国宣言》才正确地作了下列的评价：

“要打破和平只是世界大战间的间歇这一悲剧性的循环，要开展广泛的努力争取一劳永逸地把战争从人类社会的生活中消除掉，是有此可能的”

缓和政策已给整个世界、所有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具体的好处。首先，这项政策已经证明缓和进程的所有参加者中不会有谁吃亏的，在人类实现可及的范围内，不仅有可能赶走与埋葬战争的幽灵，而且还可以采取具体行动，通过谈判方法公正地解决国际争端，并在社会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发展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

但是，使我们感到十分不安的是，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十年，这一个新的十年所处情况本质上已起了变化，它充斥着严重的威胁，将使七十年代的许多成就受到损害。

同现在第二个《联合国裁军十年》的崇高目标恰恰相反，军备竞赛在不受限制地继续进行着。我们所面临的局面是，军备竞赛不仅更加激烈，而且也更为普遍。它已构成我们时代的中心问题，危及所有国家的安全，使各个国家的国民经济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特别是那些正在克服由于不发展所带来的各种后果的国家更是如此。在西欧部署新的中程核武器以及生产如中子武器这种新式核武器的决定，就是加紧军备竞赛的明证。

在当前国际关系中，有人企图重新拣起声名狼藉的实力政策，令人感到极为不安。他们是受一种目光短浅的逻辑所左右，因为过去整整36年的历史非常清楚地说明，今天世界上帝国主义的实质政策是一种倒退的危险之举，既害人，又害己。它破坏了国际关系中的信任，其结果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制造紧张局势，把人类推向自我毁灭的深渊。

区域性冲突和局部冲突仍是日益增长的紧张局势的根源。大部分这些冲突至今不仅没有解决，而且又出现新的爆发点。

(波兰)

在执行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出现了一和僵持的局面，这也是国际局势不利的一个方面。就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应采取那些措施，迅速达成协议已成燃眉之急。

在今天的世界上，建立全球的和平关系以及各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的社会经济发展要求，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已愈来愈清楚了。这种联系是基于两个关键的前提：

第一，每个国家和每个人都有在和平中生活的固有权利，尊重这种权利是符合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

第二，每个国家和每个人都有权不受阻碍地行使天赋的发展权利。

尊重这些权利对我们波兰人来说尤为重要。在不远的历史往日，由于这些权利受到彻底的破坏，结果葬送了数百万波兰人的生命，使他们成为野蛮的纳粹主义的牺牲品。是战胜法西斯主义的伟大的共同胜利，是社会主义体系和我们同盟的组成，才保证我们享有和平的生活，才使我们有可能来着手对付今天世界上发展所提出的各种挑战。

主席先生，

波兰代表团出席本届会议，清楚知道必须对一切恶化国际局势的东西进行坚决的斗争，它准备对本组织为扭转世界上的消极发展倾向所作的共同努力，作出积极的贡献。我们打算在努力克服我国当前遇到的各种严重问题和困难的同时，一如既往地参与缔造欧洲和全世界的和平关系。

去年，我曾在这个讲坛上说过，我们要在我国无可争辩的成就的基础上，根据我们的各项原则，根据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以及依法行事，绝对公开和谨慎地处理和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我们一向忠于这项政策。在今年七月召开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九次非常代表大会上以及在波兰议会的历次决议中，都对这一点作了完整的重申。我们将坚定地维护这项政策，反对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内部威胁，即使这种威胁有时得到外部的支持也罢。

(波兰)

我们知道全世界都以极大兴趣注视着波兰的局势。我们理解我们朋友们的关切和焦虑，他们期待着我们能顺利地克服困难，以利于加强社会主义的波兰的力量，使其成为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坚强的一员，以利于加强这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力量和安全，使其成为维持欧洲和平秩序的一个稳定性因素。这一切都是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我们对于在此困难的时刻能从我们的盟友和朋友那里，特别是从苏联那里，得到巨大的帮助与谅解，表示感谢。

我们非常感谢许多和我们有着传统合作关系的国家对我们的问题抱有同情的态度。

但必须该知道，也还有一些势力希望利用波兰事件来达到其诋毁社会主义，破坏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干涉我们的内政，制造紧张局势以及宣扬军备竞赛有道理等目的——总而言之，是为了威胁国际和平与国际安全的目的。我们对这些势力的答复是：绝对不行。波兰需要和平，即需要内部的和平，也需要外部的和平。波兰将始终如一地、坚决捍卫这些最高的价值。

波兰的现在和将来是和社会主义紧密地不可分的。这也符合波兰之所以存在这一基本的公理。只有这样的波兰、一个社会主义的波兰、一个是它朋友们可信赖的盟友，才能在过去和现在对欧洲和平相处的事业作出建设性的贡献。因为稳定的波兰是稳定的欧洲之重要和不可缺少的因素。

主席先生，

国际关系究竟怎样，不论是现在还是在今后，实质上是取决于苏美关系的状况。诚然，苏美关系是各种力量对比，是确保当今世界安全过程的一个客观的因素。

波兰欢迎苏联和美国之间改善关系。我们相信，这不仅对苏美两个有关国家有利，而且也对一切国家的和平共处和合作有利。事实上，这就是苏联所作的许多倡议所要达到的目标。

第二个要求就是在国际安全和裁军领域内积极加强行动。过去几年来的经验证明，制造不信任、军事工业联合企业的影响、认为必须和另一方的军备相称的论

(波兰)

据，以及最近出现的极为危险的军事优势论和可能发生有限核战争论等等，这一切都使裁军谈判失去其基本的动力和有效性。因此，需要的是必须履行真正裁军义务的意志和政治洞察力。

我们认为以下各点特别重要：表示愿意就限制战略武器和就欧洲中程核武器问题恢复谈判；建议就扩大建立信任措施区达成协议；积极支持北欧无核武器区的思想。限制军备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缔结一项条约，禁止在外层空间部署任何种类的武器。安全理事会各成员国，或许再加上其他有关国家的领导人举行一次高级会议，也许可以开辟一个适当的场合为当今世界的各种基本的问题进行根本性的谈判。我们特别注意到安德烈·葛罗米柯部长在这个讲坛上发言中所提出的关于建议大会通过一项防止核灾难的宣言的重要提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新倡议的深刻的人道主义本质。我们完全支持这些提案。

我们对专门讨论裁军问题大会第二次特别会议抱有很大的希望。如果日内瓦裁军委员会能够取得人们等待已久的进展，至少就那些不是由于重大意见分歧，而是由于缺少顺利解决问题所必须的政治意志而造成的僵局取得进展，那会是对一个准备良好的特别会议的恰当的贡献。我们极为重视普遍推广和严格执行保证和平使用核能源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在争取实现裁军和国际安全的努力与三年前在波兰倡议下通过的《联合国为各国社会共享和平生活做好准备的宣言》所载原则之间有着一种有机的联系。时间已经证明这些原则是完全恰当的。在本届会议审查该项宣言执行情况时，波兰代表团希望各方建设性地交换意见，为实现《宣言》的崇高宗旨和原则作出贡献。

要为国际局势创造一个较好的前景的第三个条件就是要消除冲突，消除紧张局势的焦点。现在有一种不祥的预兆，那就是在各国社会人们的心理上有一种危险的信念正在生根，他们认为战争是“正常的状态”，从而使他们对于人类遭遇的不公正和痛苦麻木不仁。因此，现在首先迫切需要的是停止帝国主义推行的实力政策，放弃霸权主义，以及根除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一切残余。现在所发生的冲突和危机很大一部分正是这些消极现象的直接产物，也是未能认识现实和历史进程所造成的。

中东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仍然等待着能够把那里的根本问题解决掉，那就是确保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有一个独立的国家。除非等到这个问题成为全面解决方案而不是分散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否则任何缓和该地区紧张局势的尝试都是徒劳的。

南部非洲的情况也是这样，在那个地区，新殖民主义的一个最明显例证就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最近对安哥拉的侵略。我们严厉谴责这种新的野蛮行径，全力支持联合国迄今就种族隔离政策问题和纳米比亚问题所作出的决定。最近结束的大会第八届紧急特别会议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总结，引起了强烈反响。

东南亚的情况也是如此。在那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由于有人不承认现实，而且还要干涉他们的内政而搞得很苦。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未能出席在这个大会堂里就足以清楚地说明问题。我们认为，解决该地区的问题取决于各直接有关的政府的立场。因此，在这方面，我们支持印度支那三国政府最近所提出的建议。

阿富汗政府就西南亚局势正常化的倡议是提得最及时不过的了。我们完全支持这些倡议。

关于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所提出的建议，我要表示我们坚决与朝鲜人民团结一致，为在这个建议的基础上解决朝鲜问题而斗争。

我们对日益高涨的国际恐怖主义浪潮愈益感到关切，在这方面既有以国家形式出现，如以色列对伊拉克核装置所发动的前所未有的袭击即是，也有以个人方式出现。我们的同胞、天主教教宗、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最近也遭到一个恐怖主义分子的袭击。我们对他完全恢复健康感到高兴。

最后，在改善国际气氛方面还有第四个，虽然并不是最不重要的，因素，即：建立一个新的公正的经济秩序和通过共同努力克服国际经济合作中危机的发展。现在有人仍在进行捣乱，要想把与别的国家的经济关系服从于政治和战略的考虑。平等，不歧视和互利，这是一个健康的世界经济关系制度的基本原则。

当前世界经济关系制度的状况非常明确地指出必需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利益，而对之进行改组。在这方面与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发展战略

的渐进目标相适应的全球性谈判可以而且应该发挥创造性的作用。联合国系统由于集中代表各种各样的利益和需要，故最有条件满足这些需要。世界政局的改进越快开始，裁军协定在改善生活方面的效果越具体，则这个目标的实现也就越快。

主席先生，

我们的组织毕竟是反映周围世界复杂形势的一面镜子。这就更需要真心情愿“欲免后世再遭战祸”和把联合国真正作为一“协调各国行动之中心，以达成上述共同目的”的人们进行共同努力。

波兰代表团正是抱着这种态度来参加第三十六届会议的。我们的外交政策出之于社会主义制度人道主义的性质，是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即使在形势极其紧张的时候，我们仍然耐心地寻求各种解决办法，探讨各种途径，使国际对话能保持继续不断。今天，尽管我们面临着种种国内问题，但我们还是遵循着同样的方针。

波兰同其社会主义盟国一起，一直是不遗余力地坚持为改善国际气氛特别是我国适处于其中心的那个大陆的国际气氛而努力。欧洲是居住在欧洲的各国人民的共同家乡。波兰过去一向属于，将来仍然属于为和平、欧洲缓和、安全和合作而奋斗的先锋队行列。这说明我们为何要为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召开及其《最后文件》的执行进行努力。这也决定了我们在中欧裁减军队和军备的维也纳会谈中所持的立场。也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我们支持在马德里举行的欧洲和北美各国代表会议上讨论的关于在华沙召开欧洲军事缓和及裁军会议的建议。由于同样原因，我们正积极地参加联合国的裁军努力。这也正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向我们的西方伙伴发出的加强坦率对话、探索各种避免冷战威胁和保护缓和所取得进展之呼吁的含义。如能做到上述各点，则无异于欧洲为使缓和过程普及于全世界方面作出了一个非常显著的贡献。

在若干对世界具有关键意义的问题上，不结盟国家的活动所起的作用愈来愈大。我们特别赞赏绝大部分不结盟会员国为保持不结盟运动的纯洁性和进步思想所作的巨大努力。

(波兰)

我们对发展中国家的正确愿望很表同情。我们除了象以往一样和他们保持团结，与他们一起为他们在政治和经济完全获得解放而斗争外，还宣布我们愿意在一切互利的领域内和他们结成伙伴关系进行合作。为了帮助他们进一步发展，我们准备提供相当数量的波兰专家和专业人员。我们积极地看待很多发展中国家把社会进步作为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努力。

最后，我还要表示我们坚信，这次会议将是加强我们组织在世界上所起作用的又一次努力。会议的成就多大就要看我们大家了。没有多少年以前，只要在大会期间国际气候不发生恶化，那么那届大会就算是成功的。今天，那种情况已经不够。因此，让我们尽力为之，务使我们的会议结果能符合我们各自的人民想过和平安全生活的真诚愿望。

下午1时10分散会